

Editorial 纵论



叶利钦没有实现的梦想

鲍里斯·叶利钦，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第一任总统，于4月23日逝世。

叶利钦是一个旧时代的终结者，一个新时代的开创者。

即便旧体制已经满目疮痍，“破旧”并不是总是轻而易举；“立新”也并不意味着新体制的奠基人面对的是可以随意书写的白纸一张。为“破旧”敢于赴汤蹈火的革命者未必真正理解新体制的要义；而为“破旧”所做的政治交易、付出的社会代价虽然可以以旧体制的罪恶来加以辩护，但也可能为新体制埋下合法性危机的隐患。这样的背景既成就了叶利钦的历史地位，

也是他悲剧命运的根源所在。

当叶利钦在1990年向苏联的地方领导人喊出“对于主权你们能吞下多少就抓多少”时，他恐怕没有预料到仅仅一年之后为了避免俄罗斯重蹈苏联解体的覆辙他自己就必须奔走在俄罗斯内的各民族共和国之间，软硬兼施地抵挡俄罗斯内部风起云涌的独立运动，并以两场血腥的车臣战争为代价维护新俄罗斯的统一。

当1996年叶利钦面对在总统大选中几乎稳操胜券的俄共，以所谓“贷款转股权”的方式出售俄罗斯国有企业中的精华、换取俄罗斯几大金融巨头对自己的支持时，他可能也没有预料到这样的交易奠定了新俄罗斯“寡头政治”的基础，在公众心目中对于民主制度、市场经济的公信力留下长久的阴影，使得新资产阶级的私有产权至今没有得到俄罗斯公众的完全认可。

1991年面对保守势力试图挽救苏联的“8-19”政变，他抱着“视死如归”的心态踏上苏联最高苏维埃大厦（“白宫”）前的坦克向期待新时代曙光到来的民众发表演说，这成为标志旧体制崩溃的历史时刻；而不过两年之后，在同样的地点再次出现坦克和大炮，所不同的是这次是叶利钦调遣坦克来炮轰反对派把守的“白宫”。此后通过的建立“超总统制”的1993年宪法也因此永远带上了暴力和鲜血的印记。

叶利钦在“破旧”过程中，数次挫败包括克格勃成员在内的最强硬保守势力反对变革的企图，然而在“立新”的过程中他又不得不多次启用拥有克格勃背景的人物为他收拾场面，从斯捷帕申、普利马科夫，直到1999年最终选择普京作为自己的继承人。虽然他几乎从来没有公开批评过现任总统的政策，然而在和好友的私下交流中叶利钦对后者正在慢慢扭转自己所最珍视的改革成就——把俄罗斯带向一个自由的国度——不无担忧。

被视为所有苏俄领导人中最集中体现俄罗斯民族性、最符合“性情中人”形象的叶利钦在“破旧”时期凭借自己随性、火爆的性格和快人快语、感做敢当的行事风格打破苏联政治压抑沉闷的气氛，赢得各阶层人士的广泛拥护。而当这样伏特加般的性格和真的伏特加整日纠缠在一起的时候，“立新”关键时刻的叶利钦却经常是一副浮肿、羸弱、醉醺醺的模样，被一小撮宠臣、内戚所包围，曾经激动人心的民主革命也因此被任人唯亲、尔虞我诈的宫廷政治所替代。

在众多悼念叶利钦的文章中，最突出的共识无疑是：叶利钦最大的历史功绩是给俄罗斯带来了自由。如果事实确实如此，他最大的败笔则应该是迫使俄罗斯公众把自由与稳定和繁荣视为“鱼与熊掌”之间的选择：他一手为新俄罗斯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建立起基本的制度框架：宪政民主、多党制、媒体言论结社自由、私有产权、与西方的缓和关系；另一手又为这些制度在公众当中的合法性缺失留下隐患，为俄罗斯自2000年以来的变化埋下伏笔。西方国家领导人在叶利钦死后几乎是异口同声的高度评价和俄罗斯公众对叶利钦和叶利钦时代的低调表态准确地折射出人们赖以评价这位过渡时期政治人物的不同标尺。

在1999年底出人意料地选择提前辞职、和平移交政权时，叶利钦在新年电视致辞中恳请俄罗斯公众的宽恕：“为了那些我们曾经共同分享但是没有成为现实的梦想。”这可以视为叶利钦为自己政治生涯写下的一个脚注。

（纵论由相关研究员写就，经过编辑，并代表本刊立场）

本期轮编是研究员安替。《纵横周刊》的主页是 <http://www.fawjournal.com>，提供以往各期刊物下载。如果您对国际关系，地区政治，各国文化感兴趣，或者对我们的刊物有任何意见和建议，请写信给我们，faweditor@gmail.com。如果您对我们文章中的观点有不同意见也欢迎您给我们来信，我们将在读编往来中做出回答。

Contents 目录

CHINA 中国

香港：皇后码头走入历史 香港行政主导政治

台湾：圣火传递还有什么备用方案？

NEIGHBORS 邻国

日本：日美同盟有“隙”？

土库曼斯坦：“去尼亚佐夫化”开始了吗？

新加坡：引渡条约多有用？

U.S.A. 美国

美国共和党：麦凯恩重新出发

美国法律：沉不住气的首席大法官

EUROPE 欧洲

法国：慈母严父的传统对决

德国：历史的清算

英国：自民党的原则论

OTHERS 其它地区

委内瑞拉：不断将革命进行到底

埃塞俄比亚：避免“焦头烂额”惟有曲突徙薪

ECONOMY 经济

央行观察：淡马锡模式 外汇储备的未来？

CULTURE & REVIEWS 文化副刊

香港文化：香港这十年之二：中国意识增强

逝者：大卫·哈伯斯塔姆：记者之大

Researchers List 正式研究员列表

轮值编辑：安替 副刊主编：Vanvan

本期正式研究员：括号内是所关注领域

成庆（香港）、安替（台湾）、刘柠（日本）、夏苑清（中亚）、张欣（俄罗斯）、

Gabriel（美国共和党）、何远（美国法律）、胡婧（法国）、曾飏（英国）、王

涛（德国）、陶短房（非洲）、胡贲（拉美）、严飞（香港文化）

设计总监：林嘉澍 文章版权作者所有，媒体转载请先获得作者授权。

CHINA 中国

HONG KONG 香港



皇后码头走入历史 香港行政主导政治

但是以行政效率为主导的治理方向，无疑将是未来香港社会隐藏的政治危机来源。[文/研究员 成庆]

26日的午夜时分，是香港政府规定的中环皇后码头运营的最后时间表，而政府同时也鼓励民众改用中环9号码头。皇后码头最早建于1925年，但是由于中环的填海工程，从1953年开始迁到如今的地点。它的独特意义在于他不仅是中环沿海的地标性建筑，而且在港英时期，无论是英国皇室人员访港还是港督的履新，均是由此而入，对于港人而言，皇后码头无疑承载着过往的历史记忆。

而就在26日晚，大概20余名请愿人士以及立法委员梁国雄在皇后码头聚集，批评政府不顾香港历史记忆的政策。而就在28日凌晨四时许，香港影星周润发甚至前往码头支持静坐人士保留皇后码头的诉求。

其实在皇后码头之前，还有天星码头的先例。天星码头于2006年11月11日停止运营，12月12日被正式拆卸，更让人记忆深刻的是，停运之日，香港市民约有15万人前往送行。而在拆卸之时，更有数名抗议人士与警察发生冲突而被逮捕。

面对这样的民意诉求，特区政府一方面以专业委员会的意见作为挡箭牌，一方面则以选择异地重建的措施来缓解各压力团体的诉求。但是基本上，由于香港土地使用紧张情况加剧，关于中环及湾仔地区的填海工程一直饱受争议，香港保护海港协会就曾向高等法院申请工程暂缓的入禀令，虽然最终败诉。

尽管不能否认香港特区政府在行政上的效率考量，但是治理并不完全等同于行政效率，如何应对各种政治诉求，同样将是未来特区政府需要面对的问题。今天虽然能够通过行政力量推行各项大的工程项目，但是以行政效率为主导的治理方向，无疑将是未来香港社会隐藏的政治危机来源。

TAIWAN 台湾



圣火传递还有什么备用方案？

不排除提出平壤—台北—香港—澳门—胡志明市这样的备用方案，做出“台港澳是中国路线第一批城市”的解读。[文/研究员 安替]

4月26日晚，北京奥组委公布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圣火传递路线，但随即遭到了台湾民进党当局的拒绝，认为从越南胡志明市—台湾—香港的路线安排是矮化了台湾的地位，不能接受这种安排，需要“国进国出”。第二天下午，北京奥组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台湾当局的拒绝感到惊讶，并出示文件表明中华台北奥委会在3月27日已经签署了同意越—台—

港的圣火传递路线安排，4月12日再次去函北京表示同意，之后方面得到了国际奥运会批准得以宣布；如今台北单方面毁约，是政治干预体育。当然，在记者询问下，北京方面表示会有备案。

会有什么备案？

仔细研究北京奥组委公布的圣火方案，是“国进港出”然后连接澳门和内地，其实是一个可以被台海两岸做各自表述的折衷方案。大陆方面可以解释成中国路线始于台北，而台湾方面也可以把中国线路理解成从下一站香港开始。事实上，中华台北奥委会之所以在4月20日之前完全不表示反对，就是这个具备“各自表述”空间务实方案，是能被两岸共同接受的近乎底线的方案。

类似北京“国进港出”这样各自表述的现实操作，已经在两岸交往的各个方面实施了近20年了。如果没有各自表述智慧和把香港作为第三地这样的具备想象空间的处理原则，那么至今两岸的人员、物资、资金、商务、通航、邮件、电信、互联网等等交流根本就不可能进行。如果开始放弃各自表述智慧和把香港作为第三地原则，那么简直就是开历史倒车回到20年前。

民进党突然反悔提出的“国进国出”方案，自然是为选举造势而已。对于民进党政客来说，“中国圣火”来台、甚至台湾运动员去北京参加奥运会，都是和台独方向不同的，而抵制圣火、乃至进一步抵制奥运会，都是一笔合算的政治买卖，不但没什么损失，反而能凸显被中国打压的“台湾悲情”。

当然，真的撕破脸对北京也没好处，如果台湾真的不参加圣火传递甚至不参加奥运会，也是很遗憾的事情。因此，不排除提出平壤—台北—香港—澳门—胡志明市这样的备用方案，做出“台港澳是中国路线第一批城市”的解读，守住台湾是中国领土的底线，也给了台湾方面更多解释空间；但即便如此，也要准备好民进党其实根本就不希望圣火来台、甚至可能会不参加北京奥运的政治打算，这样的话，提出任何新方案都是白搭。如果事态真的如此发展，除了要求国际奥委会出面之外，只能对台湾缺席奥运活动表示遗憾。

奥运会当初设立的目的是为了体育精神远离政治，让国际政治中和战场上的敌手都能在赛场上和平竞赛。但必须承认，这样的理想很难完全实现。冷战期间，美苏奥运会就遭到对方阵营国家的抵制。中国在 1984 年参加洛杉矶奥运会的时候，就是社会主义阵营缺席的那一次。今天北京奥运遇到了台独问题，是否能去政治，则是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

NEIGHBORS 邻国

JAPAN 日本



日美同盟有“隙”？

布什嘴上强调日美同盟的“不可替代”，在世人看来，无异于变相承认同盟有“隙”的现实。[文/研究员 刘柠]

4月26日至27日，日相安倍晋三访问美国，并与布什总统举行了首脑会谈。此为安倍担纲政权以来对盟国美国的首次访问。

日美关系乃日本外交的基轴，首相上台，立马朝觐华盛顿本为日本的惯例。但众所周知，安倍上台伊始，致力于修复日本的对亚外交——首先对北京和首尔进行了闪电访问，并因此轻获日本国民的喝彩及美方的正面评价。但虽说如此，上任7个月，首相专机才飞抵华盛顿，不仅几乎“史无前例”，站在第三者的角度，让人无论如何难以停止对安倍“姗姗来迟”的背景做一番揣测和联想。

安倍此行，虽照例不乏那种常常发生于盟国领导人之间的、有趣而又恰如其分的花絮，但从首脑会谈的内容看，一个总的感觉是，日美同盟的高潮已退；这个某种程度上靠小泉—布什的私人关系维系并做大的“全球同盟”，随着小泉的谢幕和布什的即将下课，似乎已不再升温。不仅不升温，甚至在一些重大议题上，形成了一定的温差。

最大的问题依然是关于朝鲜。在日本看来，美对朝从最初的压力政策向对话政策转向，弯子转的太急，有“首鼠两端”之嫌。因此，确认华盛顿的真意，甚至最大限度地“修正”华府的政策轨道，乃安倍此行的最大目的。但遗憾的是，此目标可以说未能完全达成：尽管安倍自我安慰说，在朝核问题上与布什总统达成了“完全一致”，可事实上，最大的温差恰恰出在这儿：

在首脑会谈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针对朝鲜迟迟不履行六方会谈承诺的问题，表面憨憨的布什咬文嚼字地说：“我们的忍耐不是无限的”，“我们有采取进一步措施的能力。”这大约是美方在与此前路线不矛盾的范围内，所能做出的最激烈的表达了。但对朝鲜来说，人的忍耐并非无限只是一个常识，布什并没有明确告知其忍耐的限度在哪里，一周，还是一个月，或更长时间；同时，朝鲜并不怀疑美“有采取进一步措施的能力”，但问题是它到底有无此打算，看来布什并不想明言，不明言就构不成明确的压力。

对于是否能将朝鲜从“恐怖支援国”的黑名单上删除的问题，布什只淡淡地回应了一句“将把绑架（日人）问题纳入考量之中”，这与日方所坚守的所谓绑架问题一日不解决，“恐怖支援国”的指定便不容解除的强硬立场还是拉开了微妙的距离。

7个月的时间，不菲的礼物——安倍为此访做足了功课：不仅向美方通报了即将成立旨在检讨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可能性的“有识之士会议”——此乃华府的授意；而且，就对美国会动议的慰安妇决议案，安倍再次主动、高姿态地道歉——“作为一个人，作为首相，发自内心的同情，并感歉疚。”

连日本左派重镇《朝日新闻》都觉得匪夷所思——对美国道哪门子的歉：“首相理应道歉的难道不是向慰安妇吗？……在

(日本)国内被批评全不在意,一被美国弹劾,就马上谢罪,这什么事啊?”(《朝日新闻》4月29日社评《日美首脑会谈——别弄错了道歉对象》)

其实,安倍的良好苦心并不难理解。自揣作为“后小泉”时代日本政治的掌舵者,缺乏小泉那样的个人魅力和跟布什勾肩搭背的交情,不仅在朝核问题上,与华府有认识鸿沟,在历史问题上,也备受美国舆论的牵制,如果这种龟裂不能迅速弥合的话,长此下去,日美关系的基轴发生动摇,盟国之间同床异梦未必不会成为现实,而那种代价,是在亚洲尚难以“遗世独立”的日本所无法承受的。

所以,布什嘴上强调日美同盟的“不可替代”,在世人看来,无异于变相承认同盟有“隙”的现实。

TURKMENISTAN 土库曼斯坦



“去尼亚佐夫化”开始了吗?

尽管土库曼经济和社会领域在尼亚佐夫死后已有所变化,但对于政治领域的改革,博蒂穆坎姆多夫发出的信号一直是含混不清的。 [文/研究员 夏宛清]

5月3-5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Louise Arbour 将前往阿什哈巴德会晤土库曼新总统博蒂穆坎姆多夫,以对该国自3月30日重开国会以来的混沌政局有新的认识。

尽管土库曼经济和社会领域在尼亚佐夫死后已有所变化,但对于政治领域的改革,博蒂穆坎姆多夫发出的信号一直是含混不清的,这也引起了观察家们的分歧。一些人认为,新的土库曼领导人是从尼亚佐夫那里继承的旧政治体制的产物,根本无从期待真正的改革。在他们看来,博蒂穆坎姆多夫是通过阴谋方式上台的,而为他量身定做的选举也毫无公平可言,因此无法指望他会接受政治多元化,让流亡在外的尼亚佐夫的反派对派回国。另一些人则认为,博蒂穆坎姆多夫有可能如同“去斯大林化”的赫鲁晓夫一样,改写土库曼的历史。他们期待土第20届国会成为苏共20大那样的历史转折点。当这一预想中的激进变革并未发生时,他们又自我宽慰说,新当选的总统需要时间解决燃眉之急,并且巩固他自己的权力。

的确,博蒂穆坎姆多夫已经开始兑现他为2月11日大选时许下的社会和经济改革的诺言。他把精力放在几被尼亚佐夫糟糕政策毁掉的农业、教育和卫生系统的拨乱反正上。但与此同时,丝毫看不到政治改革的迹象:对于尼亚佐夫的个人崇拜仍然保留,对于媒体的控制依然存在,甚至连解除互联网封锁的承诺,也仍旧是画饼一块。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在当选近两个月之后,博蒂穆坎姆多夫罢免了内务部长拉赫莫诺夫,理由是他腐败、贩毒、诈骗和“几乎成为土库曼警察商标的黑市”;同时,新总统告诫新内务部长要“有效地维护人权和自由”。但这一举动究竟是政治解压的预兆还是高层权争的结果,目前还难以决断。

在2月总统选举和3月国会复会期间,许多人曾预测博蒂穆坎姆多夫会在他的总统就职典礼上宣布特赦那些在前总统尼亚佐夫当政时期入狱的政治犯。这也许是外界误读了当局即将拆除恶名远播的 Ovdan-Tepe 监狱的新闻——该监狱关押着尼亚佐夫的众多反对者及得罪他的大多数前政府官员。如今,该监狱的囚犯一部分被软禁在家(如被判25年的前副总理 Gurbanmuradov),另一部分被转移到其它监狱(如前女总检察长 Atajanova)。

最近,据说博蒂穆坎姆多夫已经拒绝了50多名政治犯的家属所提出的特赦请求。同时,阿什哈巴德还在试图引渡自2001年起流亡保加利亚的反对派领袖、前央行副主席 Khajiev,尽管4月早些时候这一请求已被保加利亚当地法院拒绝。土库曼司法改革的积重难返还可从如下一事看出:2月份,土最高法院判处前议长阿塔耶夫5年徒刑,罪名是他迫使养子们的新娘自杀。根据宪法,阿塔耶夫本该在去年12月尼亚佐夫猝死后代理总统一职,却被逮捕并单独囚禁。他的妻子也遭囚禁。这说明尼亚佐夫时代的家庭株连政策仍在延续。

SINGAPORE 新加坡



引渡条约多有用？

印尼方面若希望单凭此条例就能把属于国家的巨资返回，也不是很现实；新加坡方面，因此不会很快就失去诸位金主。[文/实习研究员 睿点]

4月27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和印度尼西亚总统尤多约诺在印度尼西亚旅游胜地巴厘岛主持了两国间的引渡条约和国防合作协定的签字仪式。印度尼西亚舆论普遍欢欣鼓舞，认为这项外交胜利给民望下降中的尤多约诺总统政绩加了一分。新加坡舆论则认为条约不会显著打击本国的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各项条约还有待两国国会批准。

印度尼西亚总检察长宣称印度尼西亚将第一步寻求引渡目前躲在新加坡的**18**名罪犯。由于条约有效期从签字日起追溯**15**年，司法单位相信近**10**多年来尤其是**1997**年金融危机后卷款外逃的贪污及经济犯将无所遁形。据信目前有**18000**名印度尼西亚人生活在新加坡，他们的个人资产总计**870**亿美元，其中应有一定数目之经济犯罪嫌疑人，也是这些人目前成为了新加坡很重要的投资人。

评论者多对条约谈判在进行了两年多后能于本周迅速结束感到意外。可能促进谈判完成的因素之一是**27**日同时缔结的国防合作协定。此协定加深了两国军队间的合作，新加坡军队能更便捷地在演习时使用印度尼西亚领海和领空，甚至此协定被某些印度尼西亚议员认为有损本国主权。

引渡条约若能批准生效，长期看将对新印两国外交和司法合作起重要的积极作用。两国都是东盟的重要成员国，对东南亚的未来有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达成互相信赖，互相合作的伙伴关系，对两国的未来，对东南亚的未来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但条约不是一劳永逸的解决了所有问题，也有可能成为未来外交争端的导火索。条约本身有严格的标准和限制，从印尼的国内司法，到两国的外交引渡，到新加坡国内的犯罪事实认定和引渡，都有拖延的可能。完全可以想象一个程序走上五年十年的而待引渡人中途安然客死他乡的例子。印尼方面若希望单凭此条例就能把属于国家的巨资返回，也不是很现实；新加坡方面，因此不会很快就失去诸位金主。

U.S.A. 美国

U.S. G.O.P 美国共和党



麦凯恩重新出发

麦凯恩正式宣布角逐**08**总统大位。[文/研究员 Gabriel]

本周三，来自亚利桑那州的资深参议员麦凯恩在新罕布什尔州宣布，正式以总统竞选人的身份参加**2008**美国总统选举。当晚，CNN著名的拉里金专栏对他作了专访。麦凯恩出身军人家庭，越战期间当了**5**年的战俘，获释后成为美国的战争英雄。他在专访中批评了当局伊拉克政策的失败，表明自己一旦当选要锐意改革。这个调子和他近来的言论有些出入。

如果是一年前，媒体在谈论**08**年共和党参选人的时候，排名前三应该是麦凯恩，麦凯恩，还是麦凯恩。麦凯恩以'直言'(Straight Talk)立身，政治上不随波逐流。**2000**年在共和党初选时他差点战胜布什。他在共和党内固然威望比较高，就是在党外，他也以善于和对手合作而赢得普遍尊重。可是今天，不少人都认为他已不是共和党的最大热门了。在受欢迎程度上，共和党的新三雄是朱利亚尼，麦凯恩，和罗姆尼。在**07**年一季度的选举资金募集能力排行榜上，麦凯恩落在罗朱之后，仅排第三。

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他在伊拉克战争上的态度。伊战局势发展到现在这样的局面，除了布什和切尼等当初的强烈主战派之外，其他人是避之则吉。麦凯恩偏偏自去年中期选举以来，一再表示支持布什的增兵计划，已经几乎成了白宫之外伊战的最坚定支持者。在现在民众倾向厌战的氛围中，他的民意支持明显下降。几周前他前往巴格达访问，在百余名士兵的护卫下到市内的一个贸易市场转了一圈，就对媒体声称西方人可以在巴格达安全走动了。这番言论受到民主党和广大媒体的耻笑，一时间他'直言'的名声受损不少。再加上他募款成绩不佳，他问鼎总统的可能性降到低谷。

麦凯恩选情一路下滑至今，以麦凯恩的经验 and 老道，应该不完全是战略失误，或者是死守自己的一些政见所致。他 2000 年以挑战者身份惜败给布什，应该明白党内初选时共和党保守势力的重要性。从去年中以来，他参加不少保守势力的集会，勤于修补与保守势力的关系。他的算盘恐怕是靠建立自己偏保守的共和党主流形象赢得共和党提名，再以其经验威望和善于跨党派合作的形象赢得全国大选。他一路支持布什确实有风险，但是他留给右翼势力的印象也确实因此在好转。现在离初选还有 9 个月，还有很多时间和空间可以争取。麦凯恩可以选择从新出发，重新和伊战/白宫保持一定的距离。假以时日，其他竞选人的麻烦和伊战/反恐局势的不定，都可能给他带来机会。

U.S. LAW 美国法律



沉不住气的首席大法官

较之于三位前任，恐怕罗伯茨的确会生出高山仰止之感。[文/研究员 何远]

首席大法官罗伯茨从来都以温和谦恭的形象示人，但这一次，他没有再沉住气，在为本周宣判的德州死刑案判决撰写的反对意见中，对多数意见语出讥讽：“受到多数意见试图以将来改变过去的决定的鼓励，我谦恭地表示异议”。

这也是罗伯茨在最近的十个案子中第六次站在反对者的位置上了。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肯尼迪大法官在包括女性堕胎权案、德州死刑案、全球变暖案等众所瞩目的案件中都站对了位，连续十二次在以五对四通过的判决中都站在了多数意见之列。罗伯茨身为首席大法官，其光芒却完全被肯尼迪大法官遮盖住了，也难怪罗伯茨心中实在不是滋味。只是，罗伯茨此次的讥讽冲着已有 87 岁高龄的最资深大法官斯蒂芬斯而去，未免有失厚道。

较之于三位前任，恐怕罗伯茨的确会生出高山仰止之感。沃伦法院至今仍被视为正义的路标，美国法律的研究者不断津津乐道于沃伦主持联邦最高法院时代那些伟大的人权判例；伦奎斯特法院也基本已有定论，虽然在其治下经常以 5 比 4 的微弱多数做出判决，但伦奎斯特担任大法官三十六年、其中担任首席大法官主政凡二十年之中，伦奎斯特以坚定而又持之以恒的保守立场一手打造了“新司法联邦主义” (New Judicial Federalism)，身后留名比之沃伦只怕不会有丝毫逊色；夹在两者之间的伯格法院也在种族平等案件上作出了历史性的努力。罗伯茨虽然属于根正苗红的保守派，但早有论者指出其立场不免偏于温和，考虑太多却两边不讨好，恐怕无法再创伦奎斯特的辉煌。以其在此次德州死刑案中的表现看，罗伯茨无论是权术还是城府，都还需要多多修炼。

EUROPE 欧洲

FRANCE 法国



慈母严父的传统对决

然而，56%以上的法国人还是把重振法国的希望交给了传统的左右两派。[文/研究员 胡婧]

在上周日的首轮总统竞选中，法国国民投票率高达 85%，创下了第五共和国的纪录。与这样令人意外的积极性和各党派竞相造势的气势相比，投票的结局似乎少了些悬念与意外：最后的对决依然属于传统的左右两派，爱利舍的最终抉择还是会在福利主义的“慈母”罗亚尔夫人和波拿巴-戴高乐主义（或者说撒切尔主义）的“严父”萨科齐之间。许多观察家感到意外，勒庞感到失意，白鲁“虽败尤荣”。其实当前的法国，早已不再具备 2002 年形成“意外”的气候，只有接下来两位候选人决战前的战略调整成为这场竞选战最后的悬念。

经历过 2002 年极右派勒庞以高选票闯入第二轮对垒希拉克的“大意外”，大部分选民在本次投票中显得很谨慎。在弃权率降低，左右两派竞选实力强大的情况下，支持率保持稳定的极端派就大大减少了在第一轮胜出的投机可能。另外，越来越多的法国人也都意识到无论是极左、极右，都不是解救法国现实法国经济问题的可取之策。

白鲁的出现给了一部分拒绝第一轮就支持左派或右派的选民一个“缓和选择”的情绪表达空间。在这次选举中，他高达

19%的支持率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法国人对左右派热门候选人的不完全满意。

然而，56%以上的法国人还是把重振法国的希望交给了传统的左右两派。虽然它和媒体制造公众舆论的现象有密切的联系，笔者还是相信左右两派重视“针对民声回答问题”，重视“推陈出新”的改革理念以及宣传“个人魅力”的策略是这两位竞选者胜出的关键因素。事实上，第二轮投票才是两位候选人真正的较量，他们必须激烈争取第一轮没给自己的选票。如何向自己的选民确定“变革”希望，如何美化和强化自己的竞选纲领，成为了慈母和严父究竟谁当家的关键。

一向以“法兰西之母”自居走亲民路线的罗亚尔已向白鲁发出电视辩论的邀请，旨在“进一步明晰”自己的总统竞选纲领。而一向政治手腕强硬的萨尔科齐则对白鲁采取“架空”策略，坚定自己的政治路线并保证本来就颇占优势的第一轮选票。

就第一轮选举结果以及后来的民意调查而言，萨尔科齐以具体实际的竞选纲领占据着优势，第二轮的悬念似乎更在于是否会有“意外”发生。第二轮的电视辩论中，善于口辞言辩的萨尔科齐必定会拿出政治家的口才维护右派“严父”的改革方针，而罗亚尔也必定一如既往的巩固如“慈母”般爱护法兰西子民的亲民路线。相信届时，哪条道路能够带领法国走出经济低迷，社会危机深重，失业率高居不下的困境，必将能够在一对一的较量和对峙中得到答案。

GERMANY 德国



历史的清算

面对民主内部反民主恐怖分子的历史，德国人清算了 30 年后发现这原来只是个开始。[文/研究员 王涛]

1977 年 4 月 7 日德国南部城市卡尔斯鲁厄，时任德国联邦总检察长的西格弗里德·布巴克被红军旅分子枪击身亡，同时被杀的还有他的两名随行人员。这一暗杀事件开启了以反对资本主义为主旨的红军旅的一系列针对德国政治、经济和社会代言人的暗杀潮，受害者包括德累斯顿银行总裁蓬托、德国雇主协会主席施莱耶尔，史称“德国之秋”。

30 年后当红军旅最后几名尚在狱中服刑的成员或被特赦出狱，或申请特赦时，这段被民众已经遗忘的历史再次泛出，红军旅老成员、暗杀受害者家属、时事评论员大有重现历史、挖掘真实的勇气，提出一些本应在红军旅事件结案时就应该解决的问题：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现在都知道些什么？我们做错了什么？

布巴克一案早已结案，当时被控参与此案的三名案犯已经伏法，其中两人已经刑满释放。而仍在狱中的克拉尔前不久向德国总统申请特赦，正在媒体和受害者家属纠缠于历史细节时，一名红军旅前成员的爆料让布巴克案更为扑朔迷离，德国司法当局表示将彻底清查此案。

案件的焦点在于三个问题：第一，究竟是谁开枪杀害了布巴克？这也是布巴克家属 30 年来一直纠结于心的问题，对于他们来说，找出真凶才能告慰布巴克，让其安眠九泉之下。由于红军旅使用团体作案的手法（策划者和执行者只是分工不同），并事先约定不得出卖任何成员，导致布巴克一案的真正凶手至今未被查出。据一名红军旅前成员布克资料，现在狱中服刑的克拉尔并非真凶，枪击布巴克的是另外一位已经被释放的红军旅成员 维斯尼耶夫斯基。第二，德国司法部门究竟如何结的案？在寻找凶手的过程中，德国周刊《明镜》透露消息说，30 年前布巴克一案警方调查中，有很多目击证人表示开枪者可能是一名身材消瘦的长发女性。而此线索在当时的审理中未被纳入证据范围，引起布巴克家属不满。民众也由此怀疑当年结案的仓促和草率。第三，红军旅声称“自由斗士”，要通过暗杀资本主义制度的代言人来表达反抗之意。对于这一历史事实尚未完全明朗的命题，德国学界和媒体应该如何进行剖析？

被指为真凶的维斯尼耶夫斯基已经表示愿意与司法机构合作，可是红军旅的成员是否将打破沉默，指出真正的凶手仍然是未知数。前红军旅成员布克的消息的真实性又如何？30 年后他指认真凶，意义又何在？真的是良心发现还是别有所图？

德国司法部门 30 年后重新受理此案，旨在澄清事实，撇去受害者家属和民众的期望和压力不谈，重新审视自己当年的结案，做出新的结论对于德国司法部门来说着实需要勇气。因为新的结论很有可能是将布巴克案列入悬案，真相和凶手一起被历史湮没。

U.K. 英国



自民党的原则论

自民党可能会迅速拉近与保守党的距离。[文/研究员 曾飏]

4月26日,自民党党魁坎贝尔在BBC早餐谈话节目中,宣称“政治原则大过时尚”(principle over fashion),抨击工党和保守党在环境与核潜艇上的投机表演,尤其是环境问题,一直是自民党的所主打政策,目前却是保守党卡梅隆的拿手节目。同时,坎贝尔再次抨击了这两个党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失误,强调了自民党在政治上的“成熟和判断力”。

此次对于成熟和原则的鼓吹,可以看作坎贝尔反转自己大龄的劣势,通过“反潮流”来推销强调“成熟政治”新潮流。这表明这位66岁的政治老人在自民党内地位巩固,更加自信;打年龄牌,成为他为自民党地方选举设计的一个极富创意的策略。

围绕他的年龄,坎贝尔对自民党的领导能力曾经受到怀疑。在目前三大党中,布莱尔岁54岁,可能的继任者布朗56岁,保守党的卡梅隆40岁,而且坎贝尔的前任肯尼迪48岁,坎贝尔是66岁。作为自民党1988年成立以来第三位党魁,坎贝尔在英国媒体亮相程度,远远低于在野党的卡梅隆。

这次推出“原则论”,是坎贝尔执掌自民党以来最为高调的亮相。事实上,坎贝尔不是一个缺乏故事素材的政治领袖,他在1967到1974年保持了英国百米短跑纪录,一度被称为“地球上跑得最快的白人”。然而,这些传奇故事,在今天英国政治没有被充分利用。

现在,原则论能否成为一个政治潮流,还仅仅是一个临时竞选策略,仅仅靠媒体公关,是不可能实现。因为按照自民党实力,他们的公关能力远远落后于工党和保守党。因此,地方选举结果才是硬道理,它将决定自民党在未来大选的位置。

回顾历史,自民党自1988年成立以来,一直在成长。首先,在英国下院议员席位一直保持上升势头,从1992年的20席,到目前的62席。除了议员席位增加,自民党在英国地方选举一直保持成绩不错。

坎贝尔低调凶猛的政治风格,在前党魁肯尼迪辞职和党内选举中,展露无余。与去年地方选举的沉默相比,坎贝尔今年可谓身先士卒,应该说他对自民党前景很有信心。一旦成绩不俗,自民党将有迅速拉近与前两大党距离,特别是与保守党,那将是英国大选的一个最大变数。

OTHERS 其它

VENEZUELA 委内瑞拉



不断将革命进行到底

查韦斯似乎并没有被这些困难所吓倒,他的选择是,“不断将革命进行到底”。[文/研究员 胡贲]

3月7日,委内瑞拉国防军上尉 Thomas Guillen 因为和妻子通电话的时候说了一句“我要杀了那个狗娘养的”而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他的父亲,退休的国防军将军,委国内著名反对派 Ramon Guillén Dávila, (因曾负责与中情局协调在委内瑞拉的反毒品行动, Ramon Guillen 与美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对他们的指控是,与中情局一起密谋暗杀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

韦斯。

这几个月来,查韦斯不停地指控美国正在计划入侵委内瑞拉,而中情局则一直计划要暗杀查韦斯。基于此,查韦斯在4月26日声称要以“建立导弹防御系统”为核心,大力提升委内瑞拉国防军的装备水平,而根据媒体报道,查韦斯已经向平民分发了大量武器,以抵抗可能的“美国进攻”。

实际上,查韦斯一直声称2003年4月11至13日发生的针对查韦斯的军事政变,其幕后黑手就是中情局,并且在过去的三年中不断指责美国将入侵委内瑞拉。但数年以来,几乎从没有任何其他消息证实这一指控。而与之相对应的是,查韦斯正在加速他的“玻利瓦尔革命”。

今年4月13日,查韦斯再次邀请国民们参与到组建“新的、统一的社会主义政党”之中来,支持查韦斯的执政联盟已经

宣布加入这一新的"所有人的家园"政党,而其他一些支持"玻利瓦尔革命"但是在执政联盟之外的政党也准备加入,到 4 月 29 日,全国将设有 6000 个登记点。届时,新的政党将掌握更多的议会席位。

随着执政联盟的进一步扩大和整合,委内瑞拉国内的反对派将进一步孤立。到 5 月 29 日,委内瑞拉唯一的反对派电视台 RCTV 的执照也将到期——由于 RCTV 对查韦斯持批评态度,委内瑞拉政府一直拒绝给 RCTV 颁发新的执照。尽管面对整个西班牙语媒体的一致谴责,但查韦斯毫不动摇。

去年以来,随着国际石油价格下跌,委内瑞拉的财政收入开始减少,通货膨胀率则跃升为拉美地区最高。查韦斯似乎并没有被这些困难所吓倒,他的选择是,"不断将革命进行到底"。

ETHIOPIA 埃塞俄比亚



避免"焦头烂额"惟有曲突徙薪

在不具备前提情形下,在任何国家、地区从事类似大型项目竞争,都应在事前全面评估,慎重取舍。[文/研究员 陶短房]

埃塞俄比亚当地时间 4 月 24 日凌晨 6 点左右,一支约 200 人组成、携有火箭筒、迫击炮等重武器的武装团伙袭击了该国东南部索马里省阿波尔 (Abole) 中国中原油田勘探局的作业营地,造成包括 9 名中国人在内的 74 人死亡,1 名中国人受伤和 7 名中国人被劫持,这也是中国海外工程项目所遭受的最惨重人员损失。

事发地属欧加登 (Ogaden) 地区,面积达 38 万平方公里,地形为盆地,多沼泽,交通不便,人口约 400 万,几乎都是信奉伊斯兰教逊尼派的索马里族。1897 年,列强瓜分索马里为 5 块,这块面积达 38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划归意大利,二战中意大利战败,才辗转归入埃塞俄比亚版图,但 1960 年独立的索马里同样把欧加登归为自己国土,索马里国旗上的白色五角星,其中一角正象征欧加登。40 多年来,两国政权虽多次更迭,但对此问题却从不相让,1964、1977 年更两次酿成全面战争并积怨至今。

此次发动袭击的组织"欧加登民族解放阵线" (ONLF) 成立于 1984 年,宗旨是"重新为当地的索马里族人带去自主的权利、和平、发展与民主",事实上是欲以武力使欧加登地区从埃塞俄比亚分离、并入"大索马里王国"的组织,与持同样立场伊斯兰法庭联盟 (FIJ) 为同盟关系,后者去年夏天异军突起,一度控制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和大片国土,并多次声称对欧加登的主权。今年 1 月,埃塞军越境出击,帮助索马里过渡政府击溃了 FLJ,重夺摩加迪沙,这在很大程度上系为消除欧加登分离主义隐患,但 FIJ 并未被消灭,一度沉寂后又趋活跃,而作为盟友的 ONLF 对此自然不能袖手旁观。

据 FLJ 声明称,此次行动所针对的是"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 (TPLF) 所属 3 个保护石油勘测的军事组织",而 TPLF 系埃塞执政的人民革命民主阵线 (EPLDF) 的主要成员,后者系 1989 年以 TPLF 为核心、吸收其它几个小党组成的,这与"向政府军开战"无异。可以说,这并不是简单的偶发时间,而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恐怖袭击,或者如 ONLF 在自己网站上所言,是"战争行为",按照该组织的逻辑,欧加登是属于"索马里人"的,其一切资源自然也只能由"索马里人"开采,任何"有利于埃塞政府"的在当地的开采都是"不能被容忍"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公司作业地点正处于高度危险的焦点、热点中心,即使说是"战区"也毫不夸张。由于立场差异明显、矛盾不可调和,只要勘测、开发进行下去,类似 ONLF 这样的极端组织兴风作浪是必然的,尽管出现这样惨重的伤亡是出乎意料的。

埃塞俄比亚是全球经济最不发达国家之一,85% 以上人口从事农业,经济结构以种植业、畜牧业为主,工业基础极其薄弱。寻求可开发的矿藏,并以此在国际市场上谋求一席之地,成为该国经济翻身的唯一希望。

由于地质结构和岩层的特质,该国可能找到石油、天然气的地区只有四处:欧加登、甘贝拉、青尼罗河和南部大裂谷,其中又以前两处希望最大。欧加登地区 38 万平方公里土地,竟有 35 万平方公里属于可能含油气地层,更是埃塞方寄予厚望几十年的潜在宝库。

从帝国和门格斯图时代起,埃塞方就不顾当地复杂混乱的局势,多次招标对欧加登地区实行油气勘探,并初步认定该地 CALUB 和 HILALA 两处分别可能蕴涵 760 亿和 400 亿立方米天然气资源,自 1972 年以来已有数口气井断续生产;至于石油资源,包括此次受害的中原油田勘探局在内多家公司反复勘探至今,仍不能确定该处是否富油及是否有经济开采价值。

作为历史上打过两次大仗、甚至不久前还为确保这块领土安全发动越境军事行为的埃塞方，自然对在欧加登从事油气勘探开发的真正风险一清二楚，但出于对经济利益的渴求，他们有意无意地在招标中淡化这一因素，并不惜各种优惠政策招徕海外投资者。就在 4 月 10 日，血案发生前不到半个月，该国政府还向 10 家外国公司发放了欧加登 B7、B8 两区块的石油勘探标书，对恐怖袭击隐患几只字未提。

中原油田勘探局 1996 年便进入埃塞，且在非洲拥有 44 支各种工作队，有着丰富的经验和人脉，欧加登地区属于高危、热点地区并非秘密，相关资料即使在中国国内也不难查检（这次血案发生后国内媒体在第一事件即能大量刊出相关背景资料便是例证），埃塞出兵索马里造成更是几个月前刚刚发生的事件，原本不应毫无预警。但该局在非洲市场收入占国际市场收入半壁江山，这使他们在评估中看利不看险、在汇报时报喜不报忧，惟恐项目泡汤，白白飞走下金蛋的母鸡，“志在必得”的副产品必然是“不惜代价”。

西方各国早在 40 年代就开始觊觎欧加登油气资源，但 30 多年里，美、欧各主要石油巨头对埃塞政府的招标态度保守、冷漠，2006 年 8 月埃塞油气招标，应标的只有 Petronas、印度 Gail、苏丹 Dinder 三家，竟无一西方豪门；本月招标发出标书 10 份，应标 4 家，豪门依旧敬而远之从中不难看出，这些有丰富经验的大财团，对可能造成人员伤亡和投资损失的项目，事先预研缜密，事后应对即时，从而减少了许多伤亡意外发生的可能。

在非洲各地，中国工作人员被绑架甚至流血并非第一次，但相关方面往往作为个案处理。一些责任部门出于对确保国家战略资源供应稳定的考虑及政治、经济实际利益的考量，在“项目获批”和“安全确保”之间，总是把前者放在核心地位，一切都要为项目让路。在尼日利亚三角洲，中方积极争取并获得了欧美豪门中标后主动放弃的 6 个区块；“中油网”刊登的埃塞俄比亚石油产业前景分析报告中，对这个近几十年来多次改朝换代、军事动荡、甚至版图也剧变了几次的国家投资环境的评价居然是“政局稳定，对我国十分友好”，而提及的风险仅仅是可能找不到大油气田以及“水、电、燃料价格昂贵，供应无保障；交通、通信设施落后；办事手续烦琐、效率低下”等等；就在 4 月 20 日，惨案发生前仅仅两天，商务部驻埃塞俄比亚经商参处子站发往国内的埃塞油气招投标信息仍无一字提及该区块是热点、焦点的事实，而此时索马里战火已再次炽烈，而 ONLF 对“一切和埃塞政府合作的外国开发公司”作出的正视威胁也已在其官方网站赫然高挂一月有余。

此次中原项目仅是“二包”，并不能直接获得油气资源回报，为此付出如此惨重代价，实在令人痛心。

事实上，在民族矛盾尖锐、恐怖活动和武装冲突频发的热点、焦点地区不顾一切地推进资源开发，在不能得到切实保护的情况下，其结果往往是既牺牲了生命财产、又无法得到想得到的经济利益。欧加登地区的油气开发，从第一口气井投产至今已有 34 年，但进展十分缓慢，不论世界银行项目还是商业开发都步履维艰，正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

火中取栗，从热点地区拿回资源实惠的例子不是没有，比如过去的法国、比利时在前扎伊尔、现在的美国在中东，前提是政治、军事力量的全方位支持和保护。在不具备前提情形下，在任何国家、地区从事类似大型项目竞争，都应在事前全面评估，慎重取舍，如果一味保项目，保中标而不惜其它，结果很可能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甚至赔了夫人又折兵。

现在死难者、被扣者的名单业已公布，相关亲属正沉浸在悲痛、焦虑之中，在向他们表示同情、慰问之余，应从这些不幸者的牺牲中得到应有的感悟：避免“焦头烂额”，惟有曲突徙薪。

ECONOMY 经济

CENTRAL BANKS 央行观察



淡马锡模式 外汇储备的未来？

对于踌躇满志的中日韩俄四国来说，因地制宜才是上上之选。（文/研究员 柴桑）

近日，日本政府开始讨论成立一家外汇储备运营公司，目的在于提高外汇储备的收益率。无独有偶，俄罗斯政府最近也在考虑将石油储备基金的一部分用于购买国际企业股票。继中国宣布将于年内成立国家外汇投资公司之后，日本和俄罗斯的积极跟进态度有可能将引起各国政府的连锁反应。

包括稍早提出类似计划的韩国在内，中日韩三国的方案都倾向于采用成立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的方式，东亚经济巨人们都希望能够完美复制新加坡淡马锡的成功模式。俄罗斯的策略则有所不同，他们计划由外国公

司来代为运作。实际上,这与其他三国并无太大区别,仅仅是经营主体的内外之分。因此,在取得了一定的经验之后,俄罗斯走向淡马锡模式也是可以期待的。

考虑到四国均拥有不断增长的外汇储备,他们采取类似举措是合乎逻辑的。在四国的外汇储备中,美元都占据了主要地位。近来缓慢贬值的美元影响了四国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有效降低这种汇率波动损失已成为外汇储备管理当局的重要职责。在这种压力下,新加坡淡马锡的成功经验无疑成为了四国的不二之选。

当然,四国政府均了解,外汇储备的安全性还是应当放在首位的,投入淡马锡模式的外汇资金只会是总储备的一小部分。但就是这一小部分,其总额也不容小觑,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更不可低估。很多人认为,由于这部分资金将从债券市场流出,债券利率也将随之上升,进而将会影响美国国债的发行规模。从这一点上说,四国效仿淡马锡模式将具有深远影响。

但目前还无法判断四国能否成功复制淡马锡模式,毕竟,淡马锡只是在新加坡取得了成功。四国的国情与新加坡相距甚远,简单复制很可能水土不服。对于踌躇满志的中日韩俄四国来说,因地制宜才是上上之选。

CULUTURE & REVIEWS 文化副刊

HK CULTURE 香港文化



香港这十年之二：中国意识增强

回归以后,政治上的依附、经济上的依赖使得越来越多的香港人对自己的身份百感交集。[文/研究员严飞]

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4月份公布了一项“香港人身份认同”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在1007名受访者中,有61%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是“香港人”,称自己为“中国人”的则有36%;即在“我是中国人”与“我是香港人”的选择中,有接近三分之二的香港人选择“我是香港人”。

回归以后,香港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问题显示出了浓厚兴趣,不同团体都针对该问题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民意调查。但是由于各个调查的取样、调查形式、对象和人数不同,所得出的调查结果也不稳定,甚至同一时间,由不同机构所进行的调查,结果可以完全相反。例如,2002年8月,香港青年协会进行的调查就显示出只有21.7%的香港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而9月由香港学友社进行的类似调查得出的数据却是40%,相差了几乎一倍。

吊诡的是,中国人和香港人,这从来就不是一个对立性的议题。香港文化人陈冠中就曾说过,当他住在北京的时候,初次见面的朋友总是要问一句你是哪里人,他自然会说自己是香港人,没有理由会回答是中国人。而这些社会调查事先设定了香港人与中国人的分别,然后围绕“中国人”、“香港人”、“香港人多于中国人”、“中国人多于香港人”等问题展开,是在借题发挥,话题所指,乃在香港人到底喜欢回归前、还是喜欢回归之后的日子。在接受调查的时候,由于受访者抱有认为自己是香港人的意识,所以很容易出现选择倾向上的误差。

香港人之所以对身份认同的认识有所偏差,最大原因还在于本地与内地之间的文化疏离与社会制度的差异。香港与内地长期分离发展,罗湖桥成为两地制度、生活方式以及文化形态的分界,小到衣食住行、品位消费,大到价值取向、意识类型等,都构建成香港人相对于内地人的身份差异。台湾学者王德威就曾把香港视为“以一个城市的立场,与乡土/国家(country/country)的论述展开了近半个世纪的拉锯”,所以香港长期以来实际上只是一个有“城籍”而无“国籍”的地方。

回归以后,政治上的依附、经济上的依赖使得越来越多的香港人对自己的身份百感交集:香港人开始逐渐接受两地生活方式的交流与融合;但另一方面,他们依然能够坚持诸如民主、法治、廉洁等香港的核心价值,并引以为两地的重要区分标准。香港青年协会的一份调查就发现,自由、法治、勤奋、廉洁、平等、民主、公平分别被香港人排在香港社会共同价值观的前七位,突出了香港人对公民社会的重视。再加之香港人对政治、时事多不热衷,对国家大事也未必特别关心,香港的传媒重本地报道轻内地报道,重内地负面花边新闻轻重大事件深度分析,这就使得香港人,特别是香港的青少年产生那是“另一制”所造成的倾向性认识,有的人更对内地一些现象感到不满,也就自然地认为只有表示自己的“香港人”身份,才可以与内地划清界线。

然而整体而言,无论调查以何种方式得出何种数据,回归十年来,香港人的国家民族意识却有着实在的提升。除了政治与经济原因之外,香港政府大力推行的公民教育也在其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自 1984 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后，处于政治过渡期的香港政府就于 1985 年颁布了《学校公民教育指引》，规定将培养香港学生成为未来中国公民作为基本教育方针。1996 年的新版《指引》又再次明确要培养香港学生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1997 年香港回归之后，香港中小学推出了常识科目，并强化了有关中国地理、历史、政治、经济等内容教育。1998 年，香港教育署颁布了《公民教育科中学课程纲要》，首次将公民教育以独立科目的身份安排在香港中小学的课程教育体系中。2004 年，香港政府又专门成立了国民教育专责小组，并在当年推出《心系家国》电视宣传短片，每天在本地四家电视台新闻报道前的黄金时段播放。到了今天，由香港政府主导的全国民身身份教育已经步入第三个年头，其结果，必然是对中国人身份有清晰认识、对中国有多层次了解的香港人会越来越多。

再次回到“香港人身份认同”的民意调查之上，港大的是项研究从 1997 年开始持续至今，其纵贯的数据提供了一个很好参考。综合来看，香港人认同中国人身份的程度，已经由 1997 年回归初期的 7.28 分增加至 2007 年初的 7.82 分（10 分为满分），香港人与中国人身份之间的认同差异，也从 1997 年的 0.7 分缩减至 2007 年的 0.2 分。所以，回归这十年，香港人的国家意识，是显著增强而非下降，且趋势会持续增加。

OBITUARY 逝者



大卫·哈伯斯塔姆：记者之大

他热爱报道和写作大事件，大冲突，大背景，大人物和大时代。[文/陈旭宇]

25 岁的大卫·哈伯斯塔姆(David Halberstam)刚刚进入《纽约时报》的时候，被安排在了第 35 号座位，这是华盛顿分社这个独立王国内边缘人物的位子。然而他生来就是要写大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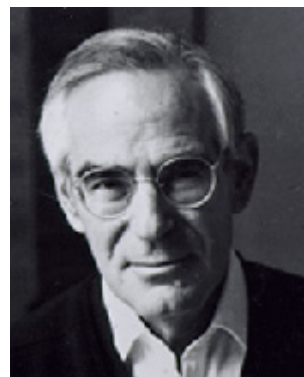
出生在一个中下层犹太人家庭的哈伯斯塔姆在进入哈佛之后，没有继续走可以助其进入社会主流的本专业，而是喜欢上了新闻——一个哈佛都不认为可以设系的行当。不过，后来看来，这段《哈佛红》(Harvard Crimson) 执行编辑的经历完全可以让他轻易进入美国主流新闻机构，毕竟他的前任包括富兰克林·罗斯福，约翰·肯尼迪以及很多美国新闻界的大人物。要报道大事情，就必须置身大事件现场。他选择深入南部，在小报纸报道南部的民权运动，收入勉强糊口。

哈伯斯塔姆一生的写作都突出一个“大”字。他热爱报道和写作大事件，大冲突，大背景，大人物和大时代。事件和人物背后的冲突让他着迷。很快他就离开华盛顿。从刚果发回来的报道可以让他的名字上头版，也帮助他获得了派驻越南的机会。

一开始，他跟那些美国顾问和 CIA 一样相信，美国正在帮助西贡进行一场阻止共产主义蔓延的正义战争。不过很快他发现美国致力扶持的吴庭艳政府腐败得无可救药，而美国政府不仅对问题的严重性熟视无睹，而且有意欺瞒国内舆论。肯尼迪总统对这个 29 岁的年轻人非常恼火，甚至给报社施加压力迫使他离开越南。对于吴庭艳政府政变倒台和西贡街头佛教徒自焚的报道，帮助 30 岁的哈伯斯塔姆获得了普利策奖。更重要的是，哈伯斯塔姆为战争时期的美国官方说辞确立了怀疑的准则。根据这个准则，2003 年伊拉克战争时，美国媒体的表现都不能及格；甚至当时的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都说，记者们不敢深入战场，报道的很多是谣言。

为报纸写报道远远不能满足哈伯斯塔姆的叙事欲望。他说，800 字报道的空间就只有 800 字的视角。他有更大的观察视角，而且富涵观点，因此必须要更大的写作空间。《哈泼斯》(Harper's Magazine) 给他一万字的空间。还是不够。只有书才能给他足够的叙事空间。哈伯斯塔姆高产惊人，至今已经撰写出版了 20 多本书。他在六、七十年代撰写的书多数反映美国决策阶层的政治生态，以及他们在越战决策中的角色和变化。赢得普利策奖的《出类拔萃之辈》(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是关于越战最好的历史书之一，其书名甚至成为了英语的固定词组。就如该书书名，对美国统治阶层精英人物，他经常不吝使用最高级形容词和华丽的描述手法，一方面营造了对书中人物神奇感的阅读体验，另一方面也让人对美国精英体制和民主的公平性产生深刻的怀疑。

他这种描述政治大人物的独特手笔延续到其他的领域。1979 年出版的《媒介与权势：谁掌管美国》(The Powers That Be) 是美国新闻史上的浓重一笔，正式确立了美国媒体在政治和公众生活中的地位。该书展现 1950 年代到 1979 年，新闻界与政治巨头之间在外交，民



权, 政治等重大美国社会问题方面的媾合与对立。看过伊拉克战争前一年美国媒体被政府引导的拙劣局面, 人们必须经常提醒自己: 媒体有时同政府一样都不足信任。

越战结束后, 哈伯斯塔姆很快被另外一种形式的冲突——体育竞技——和平时期的战争吸引。对棒球和篮球的热爱使得哈伯斯塔姆同样在体育题材方面高产。一如既往, 他对体育巨星的渲染手法与《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中对政治大人物的描述一脉相承。

最令哈伯斯塔姆骄傲的著作是他的战争三部曲: 关于越战的《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有关 90 年代巴尔干战争的《和平年代的战争》(War in A Time of Peace: Bush, Clinton and the Generals); 以及将在今年下半年出版的关于朝鲜战争的《The Coldest Winter》。《和平年代的战争》被称为美国 20 世纪 90 年代政治和外交决策最权威的纪录。很少有政治类书籍像他的书那样让人着迷, 令人无法释卷——这恐怕也是他令人着迷并让同时代众多记者仰望的原因。哈伯斯塔姆经常对新闻系学生说, “新闻是一项伟大而高尚的使命。新闻报道无关个人名声。作为记者你越有名, 你就越远离记者使命。”(托马斯·弗里德曼恐怕不会同意。)

4 月 23 日, 73 岁的哈伯斯塔姆在旧金山遭遇车祸。他死在了前往采访的路上。